



09669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成都楊慎著

從子 有仁編輯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邦瞻重校  
江陽王藩臣  
內江蕭如松 仝校

無極

汲冢周書云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道言也  
正人有極謂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也道天無極謂生  
物不測悠久無疆也此語甚玄奧當表出之然則無  
極而太極之言亦不始于周子矣

太極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一

孔子曰易有太極其說有本乎曰有洪範皇極是也  
皇極者人之極也大傳云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三  
極者何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天之極也立地之  
道曰剛與柔剛柔地之極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  
義人之極也天非陰陽不立地非剛柔不立人非仁  
義不立天地人其形也陰陽剛柔仁義道也天以陰  
陽之道而立為天地以剛柔之道而立為地人以仁  
義之道而立為人猶屋之有極而立為屋也三極者  
參而三矣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獨無所謂一乎  
太極者一也一者理也極之為言至也太極者至之

又至非尋常之極故曰太極屋極之極有形也無形之極則曰太極莊子之言大塊是已土塊之塊有限也無限之塊曰大塊知此者知孔子立言之意矣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強名曰道蓋大道本不可名而借道路之道而強名曰道也引而伸之亦曰理可理非常理強名曰理蓋至理本不可名而借木理之理文理之理玉理之理而強名曰理合而觀之極可極非常極強名曰極也濂溪周子恐人滯于形泥于象曰無極而太極又曰太極本無極強名之上又加強名千載而下未有知其解者也陸子靜以爲贅蓋爲

昧者泥象滯形慮然不知聖人立言爲鈞深致遠者設不爲泥象滯形者設也若爲昧者言則兩儀四象昭昭矣太極之言亦贅也已神而明之默而成之則孔子太極二字乃魚筌兔蹄周子太極圖則繫風捕影無極二字乃駢拇枝指也象山之言不可謂無見而其與朱子辯屢千言而不能自發其本旨亦所謂意圓語滯者與九原可作起寒墜于寒泉精舍而余以此說爲之調停亦必含咲而息訟矣

房氏易傳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

生八卦固非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而  
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遯明日  
有四象而兩儀亡後日有八卦而四象隱也太極在  
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此說精  
明可以補注疏之遺

易曰陰陽

合德而剛柔有體又曰陰陽之義配日月

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不曰陽陰  
而曰陰陽何也曰生生之謂易陽主生陰主死若曰  
陽陰則死而不復生矣先陰後陽有生不生之義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一 三  
焉匪特此也易曰是故知死生之說又曰是故知鬼  
神之情狀又曰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不曰生死  
而曰死生不曰神鬼而曰鬼神不曰闔闔而曰闔闔  
亦猶曆家朔先於晦不曰朔晦而曰晦朔以此例之  
思過半矣然則商易之首坤蓋亦有見于此孔子曰  
吾得坤乾焉有味其言哉

義皇心易

陳希夷言學易者當于義皇心地上馳

無于周孔

注脚下盤旋朱子云非周孔之注安知義皇之心乎

陸象山六經注脚及糟粕之說正出于此周孔且注

注脚六經尚糟粕况其餘乎

三易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于令升注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連山之易也初乾初夷初艮初兌初學初離初釐初巽此歸藏之易也小成者伏羲之易也而文王因之連山者列山氏之書也而夏人因之歸藏軒轅氏之書也而商人因之夏得人統故歲首建寅而卦首艮商得地統故歲首建丑而卦首坤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一

四

周得天統故歲首建子而卦首乾伏羲之易小成爲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子按邵康節之易先天後天其源出于此今之讀易者知有先天後天而不知有中天讀尚書者知有古文今文而不知有中文可乎

中文尚書  
見後漢書

連山歸藏

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大卜此語見於桓譚新論則後漢時連山歸藏猶存不可以藝文志不列其目而疑之至隋世之連山歸藏則僞作上官求賞者耳

卦爻名義

易者廬蟻之名守宮是矣

守宮卽蜥蜴也與龍通氣故可禱雨與蚌同形故能

龜

身色無恒日十二變是則易者取其變也彖者茅

犀之名豨神是矣

彖亦曰茅犀狀如犀而小角善知吉凶交廣有之士人名曰豨神

犀形獨角知幾知祥是則彖者取於幾也象大荒之

獸也人希見生象也按其圖以想其形名之曰像故

其爲字從人於象也孔穎達曰卦者卦也卦之於壁

也蓋懸物之杙也木經云爻者交疏之窓也其字象

窓形今之象眼窓也所取於爻者義取於旁通所取

於卦者懸有大小也

### 卦字解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一

五

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於壁也蓋懸物之杙也諸

儒皆用其說無有他解予以爲非杙則可掛於壁易

卦豈可掛於壁乎卦者圭也古者造律制量六十四

黍爲一圭則六十四象總名爲卦可也應劭曰圭者

自然之形陰陽之始卦者亦自然之形陰陽之象其

爲字也從卜爲義從主爲聲亦兼義也古文圭亦音

卦今挂字從手爲義从圭爲聲則圭卽音卦可證矣

卦古文圭字爻古字象交窓形

### 天一生水

易傳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鮑景翔曰神爲氣主神

動則氣隨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人之一身貪心動則津生哀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欲心動則精生可以爲天一生水之證地六成之如上天同雲而雨雪至地則六出六爲陰地數也凡雨露之點亦皆六出但碎而不可見耳太陰玄精石皆六稜是其證也

易重一斤

十黍爲索十索爲銖八銖爲鎰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一斤一斤凡三百八十四銖或問程子曰易重幾何程子曰易重一斤蓋言易有三百八十四爻也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一

六

漢志注二篇之策陰陽變動之象十六兩者四時乘四方之象程子之言蓋出于此

鬼魄

易曰精氣爲物游鬼爲變精爲魄氣爲鬼二者既合然後有物及其散也則鬼游而爲神魄散而爲鬼矣子產有言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鬼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鄭氏注曰嗑吸出入者氣也耳目之精明者爲魄氣則魄之謂也淮南子曰天氣爲鬼地氣爲魄高誘注曰鬼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鬼魄性情也約情合性爲聖人載營魄勿

滑而魄爲仙人故曰輕清者魄從魂生重濁者魄從魄降升魂爲貴降魄爲賤靈寃爲賢屬魄爲愚輕寃爲明重魄爲暗揚寃爲羽鈍魄爲毛衆人以魄攝寃聖人以魂運魄蓋魄之藏寃拘之寃之游魄囚之魂晝屬目魄夜屬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故寃能知來魄能藏往

噬嗑解

易噬嗑九四噬乾肺得金矢王弼註金剛也矢直也程子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也朱子本義乃引周禮古之訟者先入鉤金束矢而後聽之黃東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一

七

發云周禮出于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制若先取出金而後聽其訟周興來俊臣之所不爲况成周之世哉蓋劉歆逢王莽之惡爲聚財之囹旋激天下之亂而不果施行又可以誣聖經乎其說卓而正矣慎按淮南子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輕罪者贖以金刀訟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悅乃矯箭爲矢鑄金爲刃遂霸天下歆之附會周禮實本于此慎又以爲此說乃六國陰謀托之齊桓今觀管仲內政何等規模決不爲此也嗚呼歆旣誣聖經以欺一時而餘禍猶及後世邪說害人慘于鴻水猛獸信哉



希夷易圖

陳希夷曰易學意言象數四者不可闕一其理具見於聖人之經不煩文字解說止有一圖謂先天方圓圖也以寓陰陽消長之說與卦之生變圖亦非創意以作孔子繫辭述之明矣又作易龍圖序曰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希夷以授穆伯長伯長以授李挺之挺之卽邵康節師也挺之謂邵雍曰科舉外有義理之學義理外有物理之學物理外有性命之學雍悉傳之作後天圖見於邵伯温之序朱子因其出于希夷而諱之殆掩耳盜鍾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一

八

也後作周易啓蒙指孔子繫辭傳天地定位曰此先天之學帝出乎震一節曰此後天之學數往者順一節曰直解圖意庾辭悞人似說易元有此圖矣蓋康節因孔子易傳難明因希夷之圖又作後天圖以示人如周子因孔子易有太極一句而作太極圖今便謂先有太極圖而後有易傳可乎如詩集傳有七月流火圖便謂先有此圖而後作七月詩可乎今程文及舉業有用先天後天及橫圖圓圖直解圖意字于破題者皆不通古今者也

易圖考證

胡一桂云宋一代之易學希夷先天一圖開象數之門至邵子經世書而碩大光明周子太極一圖洪理義之門至程子易傳而浩博宏肆愚觀此言易圖先天始於希夷而後天續于康節朱子所以不明言者非爲康節直以希夷恐後人議其流於神仙也藏頭露尾亦何益哉

陰火革澤

易澤中有火革此亦實象也或云孔子未嘗浮海渡江何以知陰火潛然耶曰聖人之知豈待目見足踐乎楚王之萍防風之骼肅慎之矢罔象之形豈必見而後知也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一

九

大貞小貞

易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漢書谷永傳引此文注云膏者所以潤入肌膚爵祿亦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飢荒君當開倉廩賑百姓而又吝則凶臣吝嗇則吉也顏師古云六經殘缺學者異師文義競馳各守所見故漢書所引經文與近代儒家往往乖別旣自成義卽就而通之庶免守株朱文公亦言顏監無近代專經之陋則此說亦不可廢但以語人恐多夏蟲之疑耳

易曰密雲不雨

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天地之氣東北陽也西南陰也雲起東北陽倡陰必和故有雨雲起西南陰倡陽必和故無雨俗諺云雲往東一場空雲往西馬濺泥雲往南雨潭潭雲往北好晒麥是其驗也又驗之風電亦然或問東爲陽方西爲陰方是矣南本陽而屬陰北幽陰而屬陽何也曰一陽生于子仲天之氣所始也卦又當坎北非陽而何一陰生于午仲地之氣所始也卦又當離南非陰而何

雲龍風虎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一

十

張璠從音隨從之從去聲雲出則龍必從之風出則虎必從之猶曰龍從雲虎從風也今按此說甚異諸家而理至凡龍起必雲而謂龍能致雲非也虎出必風而謂虎能致風非也猶蟻徙必雨乃雨氣感蟻蜥蜴聚必電乃電氣感蜥蜴謂蟻能致雨蜥蜴能作電可乎古人多倒語成文後人不達便成滯義古樂府云虎嘯谷風起龍興景雲浮無怪乎今之誤也

帝乙歸妹

帝乙殷之賢君尚書所謂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是也史記云帝乙時殷道益衰此背經之說

也後世注易者因史記之言遂以帝乙爲成湯則易與尚書又相矛盾矣信史而疑經其蔽又如此者嗚乎一代之君聲迹其微乎其善惡之名傳信傳疑一彼一此况史之紀錄一人一事之得失可盡信乎

地道無成

易文言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蓋曰地道無成代天有終也推而言之亦曰妻道無成代夫有終也引而伸之亦曰臣道無成代君有終也然則何以不言子也曰子有時而爲父地無時而爲天也妻無時而爲夫也臣無時而爲君也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一

十一

飛鳥遺音

易小過卦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此鳥亦斥鴳之槍榆數尺鷦鷯之巢林一枝耳非九成來儀而音中于律九臯一鳴而聲聞于天也唐子西詩二南廢後魯叟筆七國橫議鄒軻談何妨于宜上乎

王用三驅失前禽

易比爻辭王用三驅失前禽古注云軍禮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示降者不殺也旁去者不射示奔者不禁也惟其走而前去者射之示服叛取亂也今本義似背此且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爲設教

者言非爲田獵言也田獵之禮卽寓兵威若去者不  
追則數年之間王者爲獨夫矣何以聯屬天下乎審  
如此則舜征有苗啓征有扈皆違去者不追之義矣

### 楊稊柳稊

易大過爻辭枯楊生稊陸德明曰秀也夏小正正月  
柳稊戴德傳云發孚也秀如苗而不秀之秀未成穗  
曰秀柳亦有穗唐詩所謂柳線也孚如易卦中孚之  
孚毛未出卵殼曰孚牡丹芍藥其花蓓蕾皆如鳥卵  
形柳初發苞亦如卵形而小故曰發孚朱子易本義  
云稊根也榮于下者也稊按字書本不訓根據易爻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一

十三

初爲木本或可象根至二爻則非根矣又柳之發榮  
自末稍如唐詩所謂解凍風來末上青也不自下而  
榮其說戾矣南沙熊淑仁周易象旨具此義余爲衍  
之

### 冶容誨淫

冶銷也遇熱則流遇冷則合與冰同志故冶字從水  
女之艷媚亦令人銷神流志故美色曰冶也

三君又于  
實易注

### 秦淮海易解

內經云南方熱熱生火北方寒寒生水西方燥燥生  
金東方溫溫生木中央濕濕生土是知水者寒之形

溽者土之氣水之于土妻道也夫從妻所好故水流  
濕火者熱之形燥者金之氣火之于金夫道也妻從  
夫之令故火就燥或以陰求陽或以陽求陰也管輅  
曰龍者陽精而居于淵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于  
山故能運風是則龍陽中之陰也惟陽中之陰能召  
陰故雲從龍虎陰中之陽也惟陰中之陽能召陽故  
風從虎

地中有水師

古者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  
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一

十三

川上有路無事則工疆界而備旱潦有事則可以通  
糧運而給軍需戰國策所謂牛田水通糧也其詳具  
六韜農器篇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日在牽牛則寒東井則暑牽牛水宿遠人故寒東井

火宿近人故溫也

星經說

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或曰虞度也非也憂則悔矣何以吝乎古字虞與娛  
同孟子曰霸者之民歡虞如也戰國策顏觸云晚食  
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事以當貴清淨貞固以自虞

注虞娛同毛詩小序以禮自虞漢書郊祀歌神嘉虞  
又合好効歡虞太乙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  
兩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安公石作易牖此解極爲超邁自唐宋諸儒未有是  
說也朱子嘗有一半逆一半順之疑矣而終未能自  
決之也公石之說曰天下之事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易爲知來而作故其數逆數也往者順蓋因下句而  
並舉之非爲易有數往之順數也公石于經妙契超  
詣有如此趙子崇爲余言此惜未見其全也予謂解  
聖賢之經當先知古人文法古人之文有因此而援

彼者有從此而省彼者故必曉古人文法而後可以  
解聖賢之經噫安得起公石于九原而語此哉慎謂  
易畫自下而上圖自右而左故曰逆數凡上下下曰  
順下上上曰逆左徂右曰順右徂左曰逆史稱伏羲  
太昊氏大昊春也邵子以易配春大戴禮言伏羲氏  
以木德王畫卦自下而上卽木之自根而幹幹而枝  
也其畫三木之生數也其卦八木之成數也重卦亦  
兩其三八其八爾木行春也春貫四時木德仁也仁  
包四端伏羲所以爲羣聖首而易爲五經之源乎

易說卦坎爲盜項氏謂月行子夜爲盜象此言最害  
義余弟用敘少時從魏雪溪講易至此魏以項氏之  
說解之用敘曰盜可配月則天是窩主星辰皆指摸  
矣其言雖戲亦有理今按坎爲險爲難人事之險難  
莫如寇盜解曰致寇至而文言云作易者其知盜乎  
解下卦爲坎坎之爲盜象明矣坎之爲卦外陰柔而  
內剛狼有穿穴踰墻乘墉伏莽之狀也又况坎爲隱  
伏隱伏非盜而何

苞桑

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今之解者以苞桑爲固結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一

十五

之喻非也苞桑豈固結之物乎蓋古人朽索六馬虎  
尾春冰之類也陸宣公收復河北後請罷兵狀云邦  
國之杌隍綿綿聯聯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  
此得其解

謙亨君子有終

謙之卦解曰君子有終言其久也謙之道衆人不能  
久而君子能終之也夫少之事長賤之事貴不肖之  
事賢燭至起食至起射則三揖酒則百拜磬折匍服  
葉拱墻負誰不知之誰不行之一臨利害巧爲趨避  
語有之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



嬖又曰饑馬在廐漠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故  
曰奸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  
於色由是言之小人烏能謙哉古之君子能謙有終  
若禹之不矜伐上也伯夷之避國而逃次也晏子之  
久而能敬又其次也若夫張毅之走懸箔王莽之下  
白屋一則謙之靡一則謙之賊也何終之有

長曰穴井

易井卦朱子解云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不曰鑿井而  
曰穴地何也案中山經云帝囿山有井焉名天井孫  
子兵法云地陷曰天井穴地出水蓋此類耳穴地之  
井天所爲也鑿地之井人所爲也先天上古穴井後  
天中古鑿井也

節度

易曰節以制度又曰制數度孝經曰制節謹度符謂  
之節尺謂之度節取其有限度取其不差節有三節  
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度有五度寸  
尺丈尋引也易序卦云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此  
節字指符節也蓋非節不相信非信不相孚也唐官  
名節度使義取此

四方

東方南方生長之方故七爲少陽八爲少陰西方北方成熟之方故九爲老陽六爲老陰也皆本於河圖也

### 利市

俗語利市古亦有之易說卦傳爲近利市三倍左傳成公十六年爾有利市實賄我勿與知其時而不效

朱子引用誤字

朱子本義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引張子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據本書乃是天地不宰而成化不宰字有理復其見天地之心豈可謂天地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一

十七

無心乎參伍以變注引韓非子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據本文乃是伍之以合虛比物合虛皆參互考之以知物之虛實也若云伍之以合參則上文當云參之以比伍矣原其誤乃是荀子注中引來不自韓非子中采出也豈可謂出于朱子一仍其誤而不敢改正者乎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吳中蘇升菴之意始

從子 有仁編輯

成成都楊慎著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邦瞻重校

入蘇本專書

江陽王藩臣  
內江蕭如松 全校

高皇帝嘗問羣臣七政左旋然否侍臣仍以朱熹新

說對

上曰朕自起兵迄今未嘗不置步覽焉可徇儒生腐

談因命禮部試右侍郎張智學士劉三吾改正書傳

會選劄示天下學子曰前元科舉尚書專以蔡沈傳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二

一

為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謬謂日月隨天而左旋  
今仰觀乾象甚為不然何以見之當天清氣爽之時  
指一宿為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盡一夜則  
太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舍次而不動者太陰過  
東則其右旋明矣又如洪範內惟天陰隲下民相協  
厥居蔡氏俱以天言不知陰隲乃天之事相協厥居  
乃人君之事若如蔡說則相協厥居皆付之天而君  
但安安自若奉天勤民之政略不相與又豈天佑下  
民作君作師之意哉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目擊道存之謂睿故其字從目聲入心通之謂聖故其字從耳故曰聖人時人之耳目亦皆莫不也

舜令帝德罔愆

舜之德冠古今矣而皋陶之謨但以罔愆言之禹之功平天地矣而孔子之語但以無間云之文武之謨烈光日月矣而君陳之書但以罔缺摠之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韓子曰事君若周公可矣然曾未盡

坐以日中星鳥春之報朱鳥之星當其前故云

昔有人問柳仲塗曰朱鳥者南方之宿以至於夏也

既觀其星以正其候則龍星乃春之星也春至于東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二

二

方可觀之以正其候也今不曰日中星龍何也仲塗曰歲周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下故春之時朱鳥之星當其前故云觀之以正仲春矣慎按柳氏之說超古注疏矣然猶未盡也殷之爲言正也正卽正朔也故春頒春朔夏頒夏朔秋頒秋朔冬頒冬朔所謂四殷者卽四朔也皆敬天時而勤民也故下文遂言民事厥民析者冬寒無事金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重春耕也厥民因者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急夏芒也厥民夷者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急秋收也厥民隩者民改

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也謹冬藏也此皆勤民事也  
今蔡傳但云驗氣之和氣之平是平居無事觀物隱  
居者之養生月覽耳不待帝堯欽若曆象不待羲和  
寅賓敬致也觀尚書所以不可廢古注歟或問楊子  
曰子于諸經多取漢儒而不取宋儒何哉答之曰宋  
儒言之精者吾何嘗不取顧宋儒之失在廢漢儒而  
自用已見耳吾試問汝六經作于孔子漢世去孔子  
未遠傳之人雖劣其說宜得其真宋儒去孔子千五  
百年矣雖其聰穎過人安能一旦盡棄舊而獨悟于  
心邪六經之奧譬之京師之富麗也河南山東之人  
得其十之六七若雲南貴州之人得其十之六二而  
已何也遠近之異也以宋儒而非漢儒譬雲貴之人  
不出里閭坐談京邑之制而反非河南山東之人其  
不爲人之貽笑者幾希然今之人安之不怪則科舉  
之累先入之說膠固而不可也已噫

曰子陽鳥攸居

日之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南北與日進退隨  
陽之鳥故稱陽鳥也

納于大麓

孔叢子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

孔子曰此言人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  
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清陽和五星來備風雨各  
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于天也此說與  
注疏合意古相傳如此今以大麓爲山麓是堯納舜  
于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何異于茅山道  
士之聞法哉

一入四岳爲一人

古文書

孔平仲以四岳爲一人通爲二十二人之數余深然  
其說以漢書三公一人爲三老次卿一人爲五更  
云五更知五行者安知四岳非知四方者乎書內有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二

四

百揆四岳以四岳爲四人則百揆亦須百人矣劉珥  
江泰之曰五官中郎未聞五個四門博士豈是四人  
余曰今翰林有五經博士欽天監有五官挈壺亦只  
一人蓋信孔平仲之言矣

好風好雨

尚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古注云箕星東方宿也東  
木克北土以土爲妻雨水也土好雨故箕星從妻所  
好而多雨也畢西方宿也西金克東木以木爲妻風  
木也木好風故畢風從妻所好而多風也由此推之  
則北宮好燠南宮好暘中央四季好寒皆以所克爲

妻而從妻所好也予一日偶述此義座有善謔者應聲曰天上星宿亦怕妻乎滿堂哄然真可咲也

三公

尚書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書太傅曰太師天公也太傅地公也太保人公也煙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祀風雨不時雪霜不降責在天公城郭不繕溝池不脩水泉不隆責在地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在人公後漢張角作亂稱天公將軍人公將軍蓋亦竊古義也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五

五

鄭玄云齊桓公塞九河為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闕入流以自廣言闕入流拓境塞其東流入枝并使歸于徒駭也是曲防之禁桓自犯之又為百世之害由于重好利輕變古也宋王安石欲泄梁山泊之水以為田則又愚矣

肇十有二州

春秋緯云神農地過日月之表淮南子曰神農大九州桂州迎州神州壽州是也至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惟于神州之內分為九州括地象曰崑崙東南萬五

千里名曰神州是也黃帝以後少昊高辛皆仍九州  
惟舜時暫置十二州故書曰肇十有二州肇之爲言  
始也前此九州而今始爲十二州也不然則肇字無  
所屬至夏還爲九州左傳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  
牧可證論文豈或言五玉雖入而于諫言五冀隳宗  
禹貢奠高山大川其九州之名以地名州而不以州  
分地蓋荆衡萬古不徙之山而河濟之禹古不泯之  
水也以故荆交之名得附河濟荆衡而不減萬世而  
下求禹貢九州之域者皆可得而考也九州惟冀無  
所至者舉八州而界自見亦所以別帝都而大一統  
也九州之皇極貢法之公田見于此矣揚不言南清  
雍不言北則以其境接蠻狄提封叛服不常乎

三江味別

蘇子瞻志林有味別三江之說蔡傳深非之然以禹  
貢本文論之揚江言三江旣入而于經言江漢朝宗  
于海則同流而自爲道可知矣許敬宗謂濟入河伏  
地南出亦以味別以今揚子江心有南零北零之異  
則知其入而不合正不疑也古有五行之官水官得  
職則能辨其性味潛而復出合而更分皆可辨之故



師曠易牙俞兒張犇王邵陸羽張又新劉白芻李季  
卿品天下之水性味不同蓋古水官之遺法豈獨爲  
口腹哉蘇子之說蓋本于此慎嘗謂山過山則分雖  
分而性不分如羅浮二碣以風雨而合離蓬萊兩山  
隨波濤而上下玄中記云名山有孔竅相通是也水  
過水則合雖合而性不合沈括云水以漳名者從水  
于漳漳者別也文也謂兩物相合有文章可別也清  
漳濁漳合于上黨當陽者沮漳合流也瀨上者漳貢  
合流鄆郡者西江合流亳漳者漳渦合流雲夢者漳  
鄆合流凡此數處皆清濁合流色理如蠅蝮又數十  
里如璋璋者判合之器也白公問于孔子曰以水投  
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味易牙能知之斯固味別之  
說也蔡氏之譏蘇子亦過矣

陟方

尚書舜陟方乃死家語作五十載陟方岳死于蒼梧  
之野以方爲方岳正與國語舜勤民事而野死之文  
合而文義亦順今注以升遐訓之又與下文乃死重  
複矣左思吳都賦梁岷豈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與  
以陟方對行宮蓋以爲天子巡狩事也亦與國語家

語合

五玉當作五樂

書脩五禮五玉斑志五玉作五樂蓋已有五瑞卽五玉也玉當爲樂注列五樂之目曰欲與高論表詩五

禹貢彭蠡

禹貢東滙澤爲彭蠡一條集傳謂經誤吳草廬已辨

之矣近又見邵二泉

質

魏莊渠

校

二說尤足相發明

今錄于此二泉云江漢水漲彭蠡鬱不流逆爲巨浸無仰其入而有賴其遏彼不遏則此不積所謂滙也者如此故曰北會于滙滙言其外也蠡言其內也于滙不于彭蠡勢則然也蓋實志也江水濬發最在上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二

八

流其次則漢自北入其次則彭蠡自南北入三水並持而東則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彭蠡所入爲南江可知已非判然異派之謂也且江漢之合茫然一水難見其爲江也不見其爲漢也故曰中江曰北江然其勢則相敵也故曰江漢朝宗凡集傳謂經誤者非是餘于張克脩云寶亦云魏莊渠曰禹貢東滙澤爲彭蠡無仰于江漢也噫胡不求諸禹未疏鑿以前耶江右山勢四盤衆水同出彭蠡爲口形則高仰非得江漢外水關之還能瀦而後泄耶

東陵西陵五樂

禹貢導江過九江至于東陵今巴陵有道士泐地志  
卽古之東陵莊子盜蹠死利干東陵之上蓋據波憑  
濤以濟其姦凶其地至今猶爲盜巢云夷陵爲西陵  
則巴陵爲東陵可知九江不在潯陽明矣

厥篚織文

九州要記云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  
所謂厥篚織文也述異記睢渙二水波文皆若五色  
其人多文章故名繪水文選陳琳書云遊睢渙者學  
藻績之綵杜詩衣冠迷適越藻績憶遊睢

大夫王朝步自周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二

九

大夫不徒行也王何以步也黃公紹曰步步輦也謂  
人荷而行不駕馬也茲說吾取之

其入水性

或問余水味之說則詳矣水性之別何如曰班固司

馬遷貨殖傳地理志備矣論其極則庭州灞水金鐵

皆漏庭州灞水在大荒之外以金鐵承之皆漏惟廊

延之川日脂流卽庭安石油也以爲煙墨松脂不及

塵弱水溺毛黑溪玄髓南荒有黑溪水其水以塗古

卽能乘象如家畜古所謂黑昆侖今之象奴也悉唐制角畔怯腐手見佛水

性不同有如此者學所以貴博物也

水性不同予于續錄詳之矣近閱太平廣記諸葛孔明時有蒲元者術鑿同歐冶風胡常爲孔明鑄刀劍言蜀惟江水爽烈是天分其野大金之元精也漢水鈍弱及涪水皆不任淬刀劍或以涪水雜江水元輒能辯之管子論齊之水云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癢終無疥醒今之濟川伏流至東阿井以煮膠和半夏丸皆異常藥水性之分信有之矣

高宗夢良弼

武丁以夢相傳說事著于書矣而世猶疑之曰夢而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二

十

得賢可也或否焉亦將立相之與且旁求以象之肖也天下之貌相似亦多矣使外象而內否亦將寄以鹽梅舟楫之任與審如是則叔孫之夢豎牛漢文之夢鄧通卒爲身名之累夢果可憑與或曰非也武丁嘗遊于荒野而後卽位彼在民間已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之於夢焉是聖人之神道設教也是所謂民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且又商之俗質而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導之是賢人所以成務之幾也劉禹錫之言曰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襲

微作所又曰所其無逸皆是當時方言今作處所解  
之愈覺不通此深得經旨余特表出之

弗弔天降喪於殷

書君奭篇首曰君奭弗弔天降喪於殷自後世之私  
言之殷之喪周之福也而曰弗弔蓋聖賢以天下爲  
心不幸遇喪亂而任此責豈所樂哉緯書乃云武王  
克紂前歌後舞此言謬矣昭烈克劉璋置酒宴樂乃  
引前歌後舞之言以拒龐統之諫昭烈豈樂禍者蓋  
信緯書如經矣高帝哭項羽曹操哭袁紹豈有武王  
而歌舞于克紂之事乎

揚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二

七

百姓

唐明皇問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後古者  
無民邪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  
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  
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  
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爲姓居大夫之采地  
者以大夫之姓爲姓莫可分辯故云皆出自帝王也  
說此言考古證今不刊之論予因是知尚書所稱百  
姓與論語所言百姓可以類知矣堯典曰百姓昭明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蔡氏注云百姓者畿內之

亂而驚心知說賢乃曰帝賚莊子載太公之事云文  
王見一丈夫釣欲舉而授之政恐大臣父兄之弗安  
也欲終而釋之又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  
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冠而頓號曰寓而  
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遂迎臧丈人而授之  
政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  
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  
直以循斯須也禹錫之言蓋本莊子彼以武丁文王  
之用說與望猶田單之妄用一男子爲軍師類乎聖  
人之神道設教以幾成務而不使民知恐不如是也  
其所云夢賚者實帝感其恭默之誠而賚之也其性  
情治者其夢寐不亂乃可以孔子夢周公同觀而非  
叔孫之踐妖漢文之啓倖矣鄭文夢鹿而得真鹿心  
誠於得鹿者非天理之公也而尚可以得况誠於求  
賢而有不得者乎司馬彪莊子音義謂傳說生無父  
母洪氏注楚辭謂說一旦忽然從天而下便爲成人  
無少長之漸此兒童之言也固不必辯

此語所其無逸

不怨言說之無天

此語

魏子才曰關西方言致力於一事爲所邇言而義遠  
李獻吉曰西土人謂着力幹此事則呼爲所書曰王

撰黎民者四方之民此不通古今之說也聖人之視  
民遠近一也豈分畿內與四方哉百姓蓋祿而有土  
仕而有爵者能自明其德而後協同萬國萬國諸侯  
協和而後黎民於變時雍此其序也若以百姓爲民  
庶則黎民又是何物亦豈有民庶先於諸侯者哉舜  
典曰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入音此二句今  
之句讀以如喪考妣爲一句三年四海遏密入音爲  
一句非也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爲一句四海遏密入  
音爲一句乃協文義百姓有爵命者也爲君斬衰三  
年禮也禮不下庶人且有服賈力役農畝之事豈能

皆服斬衰則但遏密入音而已此當時君喪禮制如  
今大行遺詔非百姓四海不由上令而自爲也至周  
人尚文則人皆有姓所稱百姓則民庶也論語曰脩  
己以安人又曰脩己以安百姓書曰百姓有過又曰  
非敵百姓也是時則人皆有姓矣故指民庶亦曰百  
姓耳

詩小序

程伊川云詩小序是當時國史作如不作則孔子亦  
不能知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此言可謂公矣朱  
晦菴起千載之下一以意見必欲力戰小序而勝之

亦可謂崛強者哉

又

去序言詩自朱文公始而文公因呂成公太尊小序  
遂盡變其說蓋矯枉過正非平心折中之論也馬  
臨文獻通考辯之詳矣余見古本韓文有議詩序一  
篇其言曰子夏不序詩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  
菀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  
漢之學者欲顯其傳因籍之子夏嗚呼韓公可謂失  
言矣孔子親許子夏以可與言詩子夏猶云不及其  
誰宜爲哉且子頑宣姜中菀之私生子五人二爲諸  
侯昭昭在人耳目豈是春秋所不道孔子旣取之於  
國風而子夏反爲之諱乎至謂諸侯猶世不敢以云  
是爲史官懼人禍天刑之說也豈齊南晉董之筆乎  
韓公而爲此言亦非韓公矣必贗作也然此說也正  
與朱子去序之意吻合韓公百世山斗朱子正可借  
爲左袒之助而朱子著韓文考異乃以爲非公作而  
刪除之蓋公論正議不覺其出於一時之筆而不顧  
其與已說之背馳也韓文未刪之本世多未知而此  
說又可爲馬氏復小序之證佐故詳書之

哀窈窕思賢才



文選呂向注云哀蓋字之誤也言承當為衷謂中心念之也余舊疑哀字之難解見呂說乃豁然矣

精五卷耳

予嘗愛荀子解詩卷耳云卷耳易得也頃筐易盈也而不可貳以周行深得詩人之心矣小序以為求賢審官似戾於荀旨朱子直以為文王朝會征伐而后妃思之是也但陟彼崔嵬下三章以為托言亦有病婦人思夫而卻陟岡飲酒携僕望矧雖曰言之亦傷于大義矣原詩人之旨以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云也陟岡者文王陟之也馬玄黃者文王之馬也僕痛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二

五

者文王之僕也金壘兕觥者董文王酌以消憂也蓋身在閨門而思在道途若後世詩詞所謂計程應說到梁州計程應說到常山之意耳曾與何仲默說及此仲默大稱賞以為千古之奇又語予曰宋人尚不能解唐人詩以之解三百篇真是枉事不若直從毛鄭可也

平王之孫

詩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平王非周平王齊侯非姜氏之後也猶書稱寧王格王易稱康侯禮曰寧侯之類也汲冢周書云明王奉法以明幽幽王奉幽以廢法

國語曰興王賞諫臣逸王法之其稱謂皆類後世之謚耳

詩傳間關車之牽兮

詩傳以爲燕樂新婚之詩按禮云婚禮不賀人之序也又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新婚安得有燕耶小序云幽王無道詩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此義爲長此序說所以不可輕變也

詩傳夏屋

詩夏屋渠渠古注屋具也字書夏屋大俎也今以爲屋居非矣禮周人房俎魯頌遵豆大房注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故曰房俎也以夏屋爲居以房俎爲房室可乎又禮童子饋無屋亦謂童子戴屋而行可乎

心結于一

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優得師莫慎一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于一也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韓嬰詩說如此精矣哉

詩傳熠燿

東山詩熠燿之訓爲螢火久矣今詩疑他章有倉庚

乎飛熠燿其羽遂以熠燿爲明貌而以宵行爲螢火  
固哉其爲詩也古人用字有虛有實熠燿之爲螢火  
實也熠燿爲倉庚之羽虛也有一明證可以決其疑  
小雅交交桑扈有鶯其領與此句法相似此言桑扈  
之領如鶯之文非謂鶯卽桑扈也彼謂倉庚之羽如  
熠燿之明非謂熠燿卽倉庚也詩無達詁易無達象  
春秋無達例可與知者道耳

函風一之日虜發二之日凜冽注虜發風寒也凜冽  
氣寒也今按虜發指風是也凜冽乃氣寒結而爲冰  
月令十二月冰澤腹堅是也凜冽字从冰其義易見  
虜發之爲風其義隱而難知以字言之虜羗人吹角  
也其聲悲慘冬日寒風驟發其聲似之莊子所謂地  
籟宋玉所謂土囊殷仲文詩爽籟驚幽律哀壑叩虛  
牝是也總不若諺云三九二十七籟頭吹虜栗正謂  
風吹籟落其聲似虜栗與詩意合虜發今俗名頭管  
樂書名風管又可證焉林肅翁云萬象惟風難畫莊  
子地籟一段筆端能盡風捲卷而坐猶覺麥麥之在  
耳然觀周公七月之詩虜發二字簡妙含蓄又莊子  
畫風之祖也如毛萇詩注云漣風行水成文也蘇老

泉衍之作文甫字說一篇古人謂六經爲時文之祖  
信哉

洵美且都

詩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翔將翔珮玉瓊琚彼美孟  
姜洵美且都孟姜世族貴女也美質之佳麗也都飾  
之閑雅也顏如舜華可以言美矣珮玉瓊琚可以言  
都矣蓋冶容艷態多出於膏腴甲族薰醲含浸之下  
彼山姬野婦雖美而不都縱有舜華之顏加以瓊琚  
之佩所謂婢作夫人鼠披荷葉故曰三代仕宦方會  
穿衣喫飯苟非習慣則舉止羞澁烏有閑雅乎漢宮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一

十一

尹夫人之見邢夫人賈充家郭氏之見李氏亦可證  
也譬則士之有所卓立必籍國家教養父兄淵源師  
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采薪之女教之容止七日而  
傾吳宮釣渭之夫立之尚父三年而集周統豈理之  
常也哉

寺人之令

美世熱黃文也美質之令

美世熱黃文也美質之令

美世熱黃文也美質之令

美世熱黃文也美質之令

美世熱黃文也美質之令

美世熱黃文也美質之令

秦風有車隣隣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此詩  
之意在後二句夫爲一國之君高居深宮不接羣臣  
壅蔽已甚矣又不使他人而特使寺人傳令焉其蔽  
益甚矣夫秦夷狄之國也其初已如此姍咲三代柄

用闢宦不待混一天下已然矣史記年表書繆公學于宁人宁人守門之人卽寺人也史書之醜之也三代之君必學于耆德以爲師保而繆公乃學于宁人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不待始皇胡亥已然矣則景監得以薦商鞅趙高得以殺扶蘇終於亡秦寺人之禍也聖人錄此以冠秦風垂戒深矣史記所書繆公學于宁人其得聖人之意乎春秋所以狄秦者不爲過也繼序者乃以爲美秦伯始有車馬蓋因首云車馬而億度之朱子詩傳亦從之不思美其車馬兒童之見也亦何關於政治而夫子錄之乎華

谷嚴氏曰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隣其濫觴也夫未見而寺人傳令與三代侍御僕從罔匪正人納牖遇巷略無間隔氣象何如也旣見而並坐鼓簧與三代賡歌喜起警戒叢脞氣象何如也秦之爲秦非一日矣

然矣周宣王

自古守成之君初吉終亂者唐之明皇憲宗爲甚史著之詳矣周之宣王中興赫然爲三代令主而其末暮與唐之明憲無異證于詩小序可見矣小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采芑宣王南征也車攻宣王復古也

吉日美宣王也鴻鴈美宣王也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汙水規宣王也鶴鳴誨宣王也祈父刺宣王也白駒大夫刺宣王也黃鳥刺宣王也我行其野刺宣王也由是言之六月采芑車攻何其憂勤之汲規模之宏也自是而吉日鴻鴈詩人之衆美參歸矣其猶日之中乎庭燎雖美而有箴蓋一章夜未央二章夜未艾三章夜向晨則視朝漸晚宴安漸耽姜后脫簪之諫女鳩淫樂之湛正此際也自是汙水規之鶴鳴誨之白駒黃鳥以逮祈父我行其野刺者四出其去幽厲一間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信哉

小雅周之衰

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來聘請觀周樂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杜預注云思文武之德而無貳叛之心怨有哀音也衰小也其說不通天下三分有其二者小雅之首鹿鳴南山蓼蕭湛露君臣上下歡欣交通豈有哀音文王以大德受命同于大舜豈有衰小叛虔之說云此歎變小雅也其意謂思上世之明聖而不貳于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事而不有背叛之

志也其周德之衰指幽厲之政也其見卓矣華陽范氏處義曰季札觀歌大雅則曰文王之德觀歌小雅則曰周衰有遺民意其一時觀樂豈能盡歌王人于大小雅間歌一二章以審其音耳大雅所歌必受命等篇故曰文王之德小雅所歌必思古等篇故曰周衰有遺民至司馬遷又謂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遷之言爲相如而發論大雅固已近之小雅獨取諷刺與相如詞賦相似者如賓之初筵言天下之沉湎以諷幽王之荒淫白華言下國之用孽妾以諷幽王之黜后所謂譏小已之得失流及于上者如此以此證之服杜之說是非判然矣文中子云小雅周之盛正論也而未究左氏載季札立言之意宋人作小雅周之衰論亦扶同杜說未當余特舉服范二說以訂之

棠棣之華

詩經大雅喜王公大人而愛

毛詩棠棣之華鄂不韞韞花苞也今文作萼不華蒂也今文作跗詩疏云華下有萼萼下有跗華萼相承覆故得韞韞而光明也由花以覆萼萼以承華華萼相覆而光明猶弟兄相順而榮顯唐明皇宴會兄弟之處樓名曰花萼相輝唐詩有紅萼青跗之句皆

用此義至宋人解之乃云鄂然彌外見豈不鞿鞿乎  
非惟不知詩亦不識字矣漢儒地下有靈豈不失矣  
爾公爾侯  
宋人經義云以爾爲公則夙夜在公以爾爲侯則謹  
爾侯度勞于王事逸無期矣職思其憂豫無期矣何  
如怡然處順慎哉爾之優游確乎不拔勉哉爾之道  
思乎蓋爲國家計則深惜賢者之去爲賢者計則又  
深體其情之不容不去也此深得詩人之旨可補詩  
傳之未備故特錄之

中原有菽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二

廿一

野間謂之中原菽葉謂之藿螟蛉桑蟲也螺贏蒲蘆  
也中原有菽庶民尚能采之以養其子桑間有蟲螺  
贏亦能負之以養其子夫養其子者蓋爲似續之計  
也彼小民微物尚爾今王有子不能教誨之使之用  
善以爲似續之計乃欲信讒而棄逐之何哉說者考  
之不精乃爲螺贏取桑蟲負之七日化爲其子雖楊  
雄亦有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之說近世詩人取螺贏  
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邪細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  
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  
卵日益長乃爲螺贏之形穴竅而出蓋此物不獨取



蟻蝮亦取小蜘蛛置穴中寄卵於蜘蛛腹脅之間其  
蜘蛛亦不死不生久之蜘蛛盡枯其子乃成今人養  
晚蠶者蒼蠅亦寄卵于蠶之身久之其卵爲蠅穴爾  
而去殆物類之相似者又露蜂懸其窠每穴各綴一  
卵如粟不知用何物滋養之久乃漸大成蜂此皆一  
種細腰之物所謂祝之曰類我類我乃聽其聲意其  
如此或謂細腰有術能禁物其祝聲可聽乃其禁術  
也列子曰純雄其名大腰純雌其名穉蜂莊子曰細  
腰者化說文曰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此皆信說  
詩者之言也然彼之所不可知者正謂其能禁螟蛉

蜘蛛不生不死以化物身之膏潤滋養其卵而成其  
形莊子所謂化者理固近之列子以爲純雄說文以  
爲無子殆未可信况詩人之意本不然讀之者不審  
耳古人名物多取其形色之似瓠之細腰者曰蒲蘆  
故蜂之細腰者亦名蒲蘆正如綬草綬鳥皆名以鷗  
青黑之莢青黑之鳩皆名以雛也中庸曰政也者蒲  
蘆也卽螺贏也謂當以善養而成之如蒲蘆然乃與  
詩之義合矣此范處義之說也

裳裳者華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氣相屬潤相滋也裳棣之華鄂

不韡韡體相親意相承也

詩有豕白蹄

韓詩注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

不入我陳

詩不入我陳爾雅廟中路曰唐堂途謂之陳戰國策

美人充下陳下陳猶下堂也

啓明長庚

詩緝李氏曰啓明卽太白長庚不知何星毛氏云一

星後世因之遂以長庚爲太白故李白母夢長庚名

白字太白鄭樵曰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二

廿四

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實二星

也今注一星一與二字畫多少之間誤耳元注二星

也

小東大東

周自平王遭父子之變去豐而遷洛周始東也故曰

大東自敬王遭兄弟之爭子朝居王城曰西王敬王

居狄泉曰東王周又東也故曰小東周有二東之變

王迹熄而王室亂矣大國攻戰會盟小國貢賦奔走

故空其杼柚而怨東

自然則詩詞何以先小也

曰自今而追昨故先小而後大

詩篇名何又曰

大東也曰紀亂之原也凡詩篇名多擇章首二字此詩名獨越首章而取次章不曰有饒而曰大東吾不知作者名之與刪定者名之與有旨哉

大雅小雅

詩大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說未安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固大矣小雅所言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亦豈小哉華谷震坦叔云雅之小大特以體之不同爾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今

考小雅正經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章其篇首多寄興之辭蓋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春容大篇其辭旨正大氣象開闊與國風夔然不同比之小雅亦自不侔矣至于變雅亦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不得爲大雅也離騷出于國風言多比興意亦微婉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之同也太史公稱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其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詠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便識得小雅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便識得大雅氣象小雅大雅之別昭昭矣華谷此說深得二雅名義可破政有小大之說特爲表出之

論謀未孫

通鑑韓建殺唐宗室通王滋十一人胡致堂管見云唐室至此祖宗論謀有未孫與集覽謂詩論厥孫謀以燕翼子此引謂未能遠謀及孫也其曰未孫文法當然左傳引詩云叶彼其隣昏姻孔云而申之曰晉不隣矣其誰云之正文人引經之例陳濟正誤不知此義乃云孫音遜可謂痴人說夢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二

廿六

不日成之

古注不設期日也今注不終日也愚按不設期日旣見文王之仁亦于事理爲協若曰不終日豈有一日可成一臺者此古注所以不可輕易也

辟雍泮宮

辟雍泮宮非學名予于魯頌引戴埴之說而申之旣詳矣近又思之說文辟雍作辟靡解云辟墻也靡天子享宴靡靡也魯詩解云騶虞文王囿名也辟雍大王宮名也以說文魯詩之解觀之則與詩鑄京辟雍於樂辟雍之義皆合矣辟雍爲天子學名泮宮爲諸

傳學名自王制始有此說王制者漢文帝時曲儒之筆也而可信乎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使天子之學曰辟雍爲周之制則孟子固言之矣旣曰辟雍而頌云于彼西雍考古圖又有胥雍則辟雍也西雍也胥雍也皆爲宮名無疑也魯頌旣曰泮宮又曰泮水又曰泮林則泮者泮水傍之宮泮林者泮水傍之林無疑也魯有泮水故因水名以名宮卽使魯之學在水傍而名泮宮如王制之說當時天下百二十國之學豈皆在泮水之傍乎而皆名泮宮邪予又觀宋胡致堂云靈臺詩所謂於樂辟

雍言鳥獸昆蟲各得其所鼓鐘簋業莫不均調于此所論之事惟鼓鐘而已于此所樂之德惟辟雍而已辟君也雍和也文王有聲所謂鎬京辟雍義亦若此而已且靈臺之詩敘臺池苑囿與民同樂故以矇瞍秦公終之胡爲剽入學校之可樂與鐘鼓諧韻而成文哉文王有聲止于繼武功作豐邑築城池建垣翰以成京師亦無緣遽及學校之役上章曰皇王維辟下章曰鎬京辟雍則知辟之爲君無疑也泮水詩言魯侯戾止且曰于邁固疑非在國都之中且終篇意旨主于服淮夷故獻馘獻囚出師征伐皆于泮宮爲

知浩宮之爲學校也特取其中匪怒伊教一命爲三  
篇之證則未矣王制起于漢文時其失已及後世既  
立太學又建辟雍若有兩太學者尤可咲也按致堂  
之言與予見合而說文魯詩解戴埴之論皆可迎刃  
特俗見膠滯已久可與知者道耳限小人輟姑曰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一

廿八

維昔之富不如時

于茲

矣

首二倒字句也昔時之富善人是富今茲之疚君子  
在疚也茲年也古人謂茲爲年取草木繁茂之義也  
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文選爲樂當及時誰  
能待來茲昔時之富不如言君子之得志也今茲之  
疚不如言君子之失志也君子疚則小人肆故曰彼  
疏斯稗疏斗粟而米十爲疏疏謂之糲斗粟而米九  
爲稗稗謂之精糲加于精疏斯稗矣是小人而加于  
君子不自審其分也替並立一下也彼爲肆行之小  
人胡不自替以避君子而使我心專專然愴悅引長

而不能自己也

魯頌泮宮

予按通典言魯國有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後知泮乃魯水名僖公建宮于上因水以名宮如楚之渚宮晉之虎祈泮水泮宮泮林一也以泮水爲半水泮林亦爲半林乎又求之莊子言歷代樂名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禹有夏湯有濩文王有辟雍以辟雍爲天子學亦非也詩言于論鼓鐘于樂辟雍亦無養才之意莊子去古未遠當得其真漢儒因解泮水求其義而不得故轉辟爲壁解以圓水予謂戴氏之見卓矣其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二

廿九

辨博矣按左氏晉侯濟自泮泮果水名足證矣近世曲爲說者曰春秋經也魯頌亦經也魯頌旣載春秋可略此說又滯矣高克一事詩詠清人春秋書鄭棄其師他如廬漕城楚丘木瓜碩人無衣詩與春秋互見不厭其複安有詩載而春秋可略乎或又曰事亦有特載而不見于經傳者季氏伐顓臾之類也曰顓臾之事將然而未舉也故論語載之而經傳略焉泮宮已成之迹春秋豈容不書哉愚嘗總春秋與詩而論之信魯頌之文則僖公爲魯之賢君伯禽以下無其匹者也以春秋所書考之則僖公齊襄衛靈之流

烏得爲賢哉蓋頌乃臣子頌禱之辭例多溢美如今人之親知賀壽軸文也春秋所書則其實跡彙行如今官府之考語也今稱人之賢可例楮賀軸而略考語哉觀其滅項伐邾取須句取訾婁取濟西田以楚伐齊皆其惡之大者也至其閨門不肅及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陽穀夫人會齊侯於卞其女季姬始遇鄆子于防而公不制中使鄆子來而公不耻終歸于鄆而公不拒淫風流行如此桑中大車不作于魯而駟與有駟猶以爲頌吾誰欺欺天乎夫子存魯頌見當時上下相蒙好諛悅諂而非以爲美也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二

三十一

食我桑椹懷我好音

尹和靖曰周原膺膺董荼如飴美土可以變惡味食我桑椹懷我好音美味可以變惡聲

大王翦商

胡庭芳曰愚讀詩至大王實始翦商未嘗不慨後之論者皆不能不以辭害意也何以言之大王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宗未遠也後二百有六年商始亡且武王十三年以前尚臣事商則翦商之云大王不但不出之於口亦決不萌之于心特以其有賢子聖孫有傳立之志於以望其國祚之緜洪豈有一毫覬



踰之心哉議者乃謂大王有是心泰伯不從遂逃荆蠻是大王固已形之言矣夫以唐高祖尚能駭世民之言曾謂大王之賢反不逮之乎余謂此言是矣但未知詩之字誤也按說文引詩作實始戩商解云福也蓋謂大王始受福于商而大其國爾不知後世何以改戩作翦且說文別有翦字解云滅也以事言之大王何嘗滅商乎改此者必漢儒以口相授音同而訛亦許氏曾見古篆文當得其實但知翦之爲戩則紛紛之說自可息若作翦雖滄海之辨不能洗千古之惑矣曾謂古公亶父之賢君而蓄后羿寒浞之禍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二

三十一

心乎

玄鳥生商

詩緯舍神霧曰契母有娥

音松

浴於玄丘之水睇玄鳥

啣卵過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此事可疑也

夫卵不出蓐燕不徙巢何得云啣即使啣而誤墜未必不碎也即使不碎何至取而吞之哉此蓋因詩有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

誣史記云玄鳥翔水遺卵狄取而吞之蓋馬遷好

奇之過而朱子詩傳亦因之不改何耶或曰然則玄

鳥之詩何解也曰玄鳥者請子之候鳥也月令玄鳥

鳴則耕也玄鳥鳴則種也玄鳥鳴則戒也玄鳥鳴則

至是丹祀高禖以祈子意者簡狄以玄鳥至之月請  
子有應詩人因其事頌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貴之  
神之也詩人之詞興深意遠若曰仲春之月禱而生  
商斯爲言之不文矣如黃帝之生電虹繞樞蓋生之  
時值始電或虹見之候也帝俊生十日謂有子子而  
以甲乙丙丁名之也此而可誣亦將曰黃帝生于虹  
帝俊之子生于十日可乎詩又曰維嶽降神生甫及  
申亦本其生之地而尊且神之便謂甫申爲嶽神所  
生可乎傳說爲箕星生之日直箕也蕭何爲昴星生  
之日直昴也楚辭曰攝提貞于孟陬今惟庚寅吾以  
降屈原豈攝提之苗裔乎漢柳敏碑言敏本柳星之  
後梁江總佞張麗華云張星之精其不根至今人皆  
知咲之而不疑玄鳥之事者殆以經故豈知經旨本  
不如是乎按古毛詩注云玄鳥以至日太牢祀高禖  
託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來而謂之降者重之  
若自天來古說猶未誤也自今詩傳信史記之訛耳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從子有仁編輯

而不盡書成都楊慎著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邦瞻重校  
江陽王藩臣  
內江蕭如松全校

魯隱公元年

元年魯隱公元年也春秋大一統所謂一統天下咸

奉元朔也天子立元而諸侯遵也天子頒朔而諸侯

行也自共和以來諸侯如蜂房蟻穴不用天子之元

年矣晉曲沃莊伯改建夏正則有不奉天子之朔矣

春秋所以托始于隱與隱公不書即位左氏曰攝也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三

劉道原曰惠公愛少子立為太子而國人不與而立

隱隱曰吾將讓焉太子桓公侯望十年不獲而羽父

弑隱立桓桓曰隱攝也吾取之左氏信桓之欺故曰

攝公穀信隱之詐故曰讓皆失之天子

夏四月辛卯夜桓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慎曰此記日光不匿列星不見之祥也左傳以為夜

明是也汲冢紀年書天再旦亦是也書云夜明則稱

而不隱書曰再旦則曲而不中春秋書曰夜桓星不

見聖人之文稱而隱曲而中于是為不可及矣夜明

五行志所云晝晦宵光是也漢書武紀書有如日夜

出益此類也通鑑綱目不達班氏之意增一字云有月如日夜出則謬矣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莊公二十五年

慎曰救日古禮也救水非古禮也救日何以爲古禮日之食人力不可救也故鼓以克陽也水之灾人力可救也鼓庸愈哉自古水灾莫大于堯之九年鼓何鼓牲何牲乎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禧公十六年

公羊曰晦者何冥也穀梁曰晦冥也慎按晦非冥也月之三十日也春秋書晦者二此及成公十六年甲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三

二

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是也公羊乃曲爲之說于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之傳曰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亦不書公羊之言何其野哉善乎劉歆之言曰及朔書朔及晦書晦劉原父曰晦朔天之所以有取朔棄晦乖僞之深者甲午書晦則無說矣左氏曲說以爲陣不違晦故敗噫楚以晦而敗晉不晦而勝乎是皆勦說之無理者也

田益盜竊寶玉大弓

八年得寶玉大弓

九年

升菴曰陽虎將殺季孫不克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  
弓入謹陽關以叛明年乃得之堤下穀梁曰陽虎以  
解衆也得其情矣黃東發曰陽虎竊之無所用故復  
歸之也此豈知巨猾之深姦邪虎初竊時已知無用  
矣以魯寶之知必追之以與之則必釋已西方有狗  
國中華人入之竊其筋而逃狗追嚙之人以筋投之  
必啣而返數返則追無及矣陽虎蓋欲狗國魯也乎  
晉明帝覘王敦逃歸湖陰以七寶鞭獲免蓋祖虎之  
故智云爾

君日不悛以樂愒憂

左傳昭三年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三

三

樂以忘憂則可以樂愒憂則不可陸賈燕喜平勃交  
懽忘憂也太康逸豫漢惠淫樂愒憂也忘憂待時愒  
憂玩時忘爲在下言也愒爲在上戒也

兩甄

左傳將獵爲兩甄置左右司馬注兩甄猶兩翼也世  
說桓玄好獵雙甄所指不避林壑晉書周訪傳杜曾  
攻陷楊口元帝使訪擊之訪令李恒督左甄許朝督  
右甄自領中軍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  
六鼓旣而兩甄皆敗訪選銳卒八百人夜追破之梁  
裴邃壽陽之戰爲四甄以待之挑戰僞退四甄競發

魏師大敗書傳中稱軍翼曰旣僅此四見然旣之爲字不知于軍何當也

九國

公羊傳曰蔡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九國謂叛者多耳非實有九國也宋儒趙鵬飛云蔡丘之會惟六國會鹹牡丘皆七國會准八國會寧有九國乎公羊本意謂一震矜而九國叛猶漢紀云叛者九起云爾趙氏如數求之真癡人說夢也古人言數之多止于九逸周書云左儒九諫于王孫武子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善守者伏于九地之下此豈實數邪楚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三

四

辭九歌乃十一篇九辯亦十篇宋人不曉古人虛用九字之義強合九辯二章爲一章以協九數茲又可

笑

公羊

程鄭

一

孫揮

如

左傳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

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

然明日是將死矣不然將亡孔穎達曰趙文子賢人

也將死其語偷程鄭小人也將死其言善皆爲失常

不能如辭

定公六年子西曰不能如辭昭十三年朝吳曰二三

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僖二十一年若愛重傷則如無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正義曰敢爲不敢如爲不如經傳之文此類多矣  
左傳士會自秦歸晉繞朝贈之以策云子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策如布在方策之策蓋書也其下云云卽策文也蓋士會將歸繞朝諫止之而秦君不聽及其行也又難顯言故贈以策書云云見秦之有人使歸晉而不敢謀秦也今以爲鞭策非也劉勰文

心彫龍曰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據此則豈鞭策乎李白詩臨行將贈繞朝鞭詩人赴韻之誤耳

穀梁傳春秋戊申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云石無知之物故月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此言之誣本不待辯宋萬孝恭辯之云梁山沙麓亦無知之物胡爲而不日麋與蚺亦微有知之物胡爲而不日此殆可作一咲穀梁乃癡人作夢孝恭又癡人

解夢也

五 戶字義

左傳屈蕩戶之漢書王嘉坐戶殿門失關免顏師古注戶止也又左傳門于陽州公羊傳無人門其義相同止戶曰戶禦門曰門也

九丘八索

左傳九丘八索九丘卽九州也八索卽八澤也見淮南子或以八索爲八卦謬矣通鑑外紀云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爲九州謂之九圍各居其一而爲之長人皇居中州以制八輔此引春秋命歷敘文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三

六

也九圍取育草木爲義卽後世所謂九州也中州則人皇之都石鼓文所謂寓逢中圍也八輔則餘八圍也固亦作有古字省文書以有九有之師詩九有有截又奄有九有作九圍解之義尤明暢左傳謂之九藪陽紆雲夢之屬總而言之九有也九圍也九州也九藪也一也有與圍以字相近藪州以音相近其實一義耳

五 曆明月

左傳齊燕平之月

注此年正月

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

月二月

注此年子產立公孫洩古書傳及俗稱謂曰明年



明日則有之矣明月僅見此爾

乾侯

胡一桂云昭公乾侯之事與夏王相殺商丘周厲王

崩于莒皆天地間人道非常之大變史筆乃妄引陪

二之說而謂天生季氏以貳魯侯又明言社稷君臣

無常奉無常位且妄引詩易以對左氏從而書之其

與春秋書公薨乾侯如青天白日不可掩蔽以誅季

氏不臣之罪者異矣嗚呼春秋何等時耶功利之習

壞爛人心君臣大義漸滅殆盡不惟亂臣賊子如三

家者放逐其君爲不知有君而惟季氏之服諸侯不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三

七

知有君而惟季氏之與史墨不知有君而放言無忌

趙簡子不知有君而聽言不辯左氏亦不知有君而

載言不擇夫豈知陵谷遷改乃地道之變而非常雷

天大壯乃天道之常初非志變况易乃崇陽抑陰之

書雷在天上夫子大象但取其成四陽壯長之卦而

曰君子以非禮弗履耳未必如杜氏注所謂君臣易

位也史墨不求其義妄引以對可謂誣天矣天但使

季氏貳君何嘗使季氏逐君哉如墨言一歸之天道

則公僭王卿僭侯亂臣賊子接迹于世矣綱常安在

然則春秋夫子作也易象夫子翼也道一而已請得

爲易大壯一洗史墨之惡論

荀息

涑水曰左氏書荀息之死引詩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爲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非也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言而死背之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譏也晉公溺于嬖寵廢長立少荀息不能諫正遽以死許之是其言玷于獻公未沒之先而不可抹于已沒之後也左氏之言貶也非褒也

臯陶有後

左傳臯陶庭堅不祀忽諸蓋設監戒之言如云若敖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三

八

氏之鬼不其餒而之比也後人遂謂臯陶真不祀而夏說者又言刑官無後豈不謬哉按張平子思玄賦云咎繇邁而種德兮樹德懋于英六注英六國名楚末乃滅抱朴子云秦乃伯益之後益卽臯陶子也是參考之臯陶何嘗無後乎

董仲舒解春秋

穀梁傳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董仲舒曰春秋分十二世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定哀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

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于所見微其辭于所聞痛其禍于傳聞殺其恩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子赤殺弗忍言日痛其禍也子般弑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吾以其近迤而遠遠親親而疎疎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偶合偶之合之匹之仇之善也詩曰無怨無惡率由羣匹此之謂也

### 班彪說春秋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三

九

班彪說春秋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殺史見極言殺其繁辭以成簡嚴之體平易正直言直書其事而褒貶自見彪之說春秋可謂得其髓矣以此言之則許世子止弑其君趙盾弑其君莒人滅鄆之類三傳皆不足信

### 能者養以之福

漢書律曆志載劉歆作三統曆及譜以說春秋引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有禮誼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師古曰之往也往以就福噫左傳自劉歆始表章之此其所引的信

無疑矣又漢酸棗令劉熙碑猗與明哲秉道之樞養  
之以福惟德之隅

### 疆場

左傳疆場之地一彼一此注音易言疆土至此而易  
也唐高適詩許國從來徹廟堂連年不得在疆場乃  
讀爲平音可謂不識字矣駱賓王詩亦作場皆誤甚  
豈可謂唐詩人便不敢議乎

### 鵠蚌相持

春秋後語齊趙將伐燕蘇代爲燕說趙王曰今者自  
來過小水見小蚌方暴而鵠啄其肉蚌合而挾其喙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三

十一

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見蚌脯蚌亦謂鵠曰今日  
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鵠兩不相捨漁人得而并擒  
之今趙且伐燕燕趙相支以斃其衆臣恐秦之爲漁  
父也此事戰國策亦載以雨叶脯抄出自然古人之  
文奇雋如此按春秋後語陸賈所著賈在漢初頗有  
文藻自新語外有春秋後語南中行紀又著感春賦  
盛引典故今雖不傳而文心雕龍載其目實爲上林  
子虛之先鞭又能交歡平勃以成復漢之業可謂通  
儒比之叔孫通豈不天壤邪予謂叔孫通爲秦博士  
諛言不死又事漢制禮襲秦使三代之法中絕于漢

通之罪大矣東坡目之爲枉死宜乎延篤答高義方  
書今茲以五經爲鼎蓋書傳爲籩俎祖述堯舜憲章  
文武未暇蚌脯也

克段于鄆

石經春秋鄭伯克段于鄆鄭地也在緱氏縣西南左  
氏云王取鄆劉蕞邗之地于鄭是也杜預潁川鄆陵  
謬矣鄆陵非鄭地段焉得有兵衆乎郭知玄切韻云  
帝虎並訛烏焉互舛正指此條

唇齒

左傳唇亡齒寒蓋古諺也戰國策作唇揭齒寒揭與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三

十一

寒叶韻揭叶音掀

公子賦河水

左傳秦伯將納公子重耳公子賦河水左傳無注國  
語韋昭曰河水當爲沔水字之誤也沔彼流水朝宗  
于海言已反國當朝事秦此最有理

袒衣袒服

袒袒衣蓋近身之衣孟子所謂袒裼裸裎也左傳陳  
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衷其袒服以戲于朝  
注袒服日日近身之衣然不若袒服之爲順袒與袒  
字畫相似毫釐之差爾

天王居于狄泉

春秋周襄王之出書天王居于狄泉注天子以天下爲家故所在稱居宅其有之謂居魯昭公之出書公居于鄆鄆魯之邑也其後書公在乾侯乾侯乃晉地不得書居也綱目書帝在房州房州唐一統之地豈得以乾侯爲比當書帝居房州乃合春秋之法

禺中

今俗云夜半子時鷄鳴丑時平旦寅時日出卯時食時辰禺中巳日中午日昃未晡時申日入酉黃昏戌人定亥其言始于淮南杜預春秋注有之蓋亦古矣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三 十一

孔穎達曰禺東南隅也過隅未中故爲隅中晡時日西食時也日昃謂蹉跌而下也

春秋例

杜預春秋釋例趙匡作春秋纂例蓋以春秋難明故以例求之至于不通則又云變例以變例不通又疑經有闕文誤字嗚呼聖人之作豈先有例而後作春秋乎譬之術士推筮星命者立印綬格財官格雜氣格或格所不能該者則曰不合格豈造化先立此格而後生人乎春秋之所謂例何以異此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四

從子 有仁編輯

成都楊慎著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邦瞻重校

江陽王藩臣  
內江蕭如松 全校

大音周禮注書

于寶周禮注曰言司者總其領司會之屬言師者訓其徒之屬

言職者主其業職內之屬言衡者平其政虞衡之屬言掌

者主其事掌合之屬言氏者世其官師氏之屬言人者終其身

之屬庖人之屬不氏不入權其材也宮正膳夫內外饗殮之屬

儀禮逸經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四

一統志載劉有年沅州人洪武中為監察御史永樂

中上儀禮逸經十有八篇若然則儀禮之亡者全矣

不知有年何從得之意者聖經在世如日月終不可

掩耶然當時廟堂諸公不聞有表章傳布之請今求

之內閣亦不見其書出非其時亦此書之不幸今之

大言動咲漢唐漢唐求逸書賞之以官購之以金焉

有見此奇書而付之漠然者乎噫

曲禮

曲之謂中庸言致曲易大傳言曲成老

莊子云曲士不可以語於道易又言其

言曲而中指人言曰心曲衷曲地名曰韋曲杜曲皆同義曲禮者言禮之小節雜事而非大體之全文也

周禮素問

程子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朱子從而衍之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之至薰蒸洋溢無一民一物之不被其化然後周官法度可行丘文莊曰如此竊恐天地混沌終無可行之日矣慎又觀程子曰素問五運六氣須是堯舜時風雨調和陰陽燮理始可用意素問亦如周禮矣必待上有堯舜之化下之人體實氣平如童子而後施劑焉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四

二

則闔棺無用素問之日矣所言何其迂哉

闔棺無用素問之日矣所言何其迂哉

宋陳襄郊儀云祀必以冬至日者以陽復也故宮用夾鍾于震之宮以帝出乎震也而謂闔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祭必以夏至日者以陰萌也故宮用林鍾于坤之宮以萬物致養乎坤也而謂函鍾取其容以象地也

丹書素問

大戴禮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不可得而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其



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注不解丹書爲何物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注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近世魏律緣坐沒配爲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爲籍其卷以鉛爲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據此則丹書古人之法律書名也蓋戒人之怠與欲而勉以敬義失敬義則入怠欲而隸于刑矣然以法律之書而陳敬義之訓先王以道治天下而不恃乎法其亦異乎鄭書晉鼎乎

月令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四

三

呂不韋月令自東風解凍至水澤腹堅後魏始入曆爲七十二侯其所載與夏小正淮南時則訓管子與汲冢書互有出入朱文公作儀禮經傳解備引之予又見王水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侯與今世行呂氏春秋及曆中所載不同如桃始華爲小桃華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爲鴛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蟄蟲坏戶下有景天華惟易通卦驗亦載節候而其書今亡類書所引若條風至而楊柳津景風至而搏勞鳴蝦蟇無聲涼風至而鶴鳴閭闔

風至而蜻蛉吟日至而泉躍泉躍卽水泉動也可  
古今節候之異因備錄於此

### 司馬法

周禮註引司馬法云昏鼓四通爲大鼙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三通爲發昃又引司馬法云鼓聲不過閭柝聲不過閭鐃聲不過闔漢書李廣傳引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悚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愴乎隣國文選注引聖人不貴咫尺之玉而重寸陰之句史記注引血於鞀鼓神戎器也說文引一舉足曰跬跬三尺兩舉足曰步步六尺又晨夜納鈹車今文皆無知非全書也

### 三農

周禮天官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鄭司農衆曰三農平地農山農澤農也鄭玄曰三農原農隰農平地農也司農之說未爲不當而鄭玄必欲易之孔穎達乃附會其說曰積石曰山鍾水曰澤不生九穀故鄭玄不從之可謂康成之佞臣矣

慎

觀地官司

徒掌萑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徵草貢之材于澤農是山農澤農周禮本有非鄭司農杜撰而鄭玄

原農隲農何所本乎大抵宋以前解經者專門守陋作左傳正義力附杜預而巧排服虔劉歆作周禮疏者專取鄭玄而攻擊杜子春與鄭興鄭衆宋以後則學者知有朱子而漢唐諸儒皆廢雖朱子所尊之周及程張亦不知從矣是可歎也

五祀

禮記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太玄數曰冬爲井白虎通曰春祭戶夏祭竈秋祭門冬祭井六月祭中雷戶以羊竈以雉中雷以豚門以犬井以豕唐月令冬祀井而不祀行愚按井卽行也蓋行井間道也古者八家同井由家而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故井之爲字有八口角井甃亦八角祭井卽祭行也月令與時訓互言之非有異也

質劑

周禮司市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康成云長曰質短曰劑若今下手書賈公彥云漢時下手書若今畫指券黃山谷云豈今細民棄妻手摹者乎不然則今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今江南田宅契亦用手摹也

月表

禮記云爲朝夕必放於日月爲朝夕者蓋立圭以測

日景立表以量月采日圭之法具于周禮月表世罕  
知漢書李尋傳月者衆陰之表消息見伏百里爲品  
千里立表王僧虔詩所謂月表望青丘是也吳下田  
家以正月八日夜立一竿于平地月初出有影卽量  
之據其長短移于水面就橋柱畫痕記之梅雨水漲  
必到所記之處蓋古之遺法管子云不明于則而欲  
出號令猶立朝夕于運鈞之上運鈞泥工圓轉之器  
也

### 夜覺

周禮司寤氏主夜覺者疏云人之寐臥恒在寢人有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四

六

夜寐忽覺而漫出門者故謂之爲夜覺也近正德庚  
辰寧邱宸濠將亂南昌城中街巷軍民夜發夢顛或  
至江棹船行數十里知爲夢也而後返宸濠舉事次  
夜一軍皆然宸濠亦自知不祥矣南昌人謂之陣亡  
發其事旣異其名又異史傳所未有也獨周官有之  
乃知聖人預防而禁之恐行軍出師驚衆敗事其慮  
豈不遠哉

### 旦明

古文晨字作旦從日出地上一地也日出一上爲旦  
日入一下爲百百古昏字也故旦明卽辰明辰又借

作神也今隴蜀呼辰與神同音蓋古音也

量人

周禮量人書天下之涂數而藏之注謂支湊之遠近支者支分湊者輻湊道途之分合也書而藏之如唐人國照圖皇華四達圖國朝之寰宇通衢也

昏禮曲顧

儀禮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卽詩所謂韓侯顧之是也蓋正其始男先于女者禮體之嚴也止而說男下于女者禮用之和也是所謂顧者禮也不然則是瞰囊裝之盛索盼騰御之冶容矣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四

七

羣妃御見

鄭玄注周禮云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反之此言何其迂且譎乎苟如此則王后一月之間不過兩御于王當其朔與晦爾不知小盡之月肯通融否是又奪三夫人之一夕矣王后當夕之外三夫人一夕其餘皆九人一夕且聖王制禮本以防淫黃老養生亦惟寡欲一人之身而一夕九合雖金石之軀亦將亟銷而速泐矣

况古者人君圓丘方澤朝日夕月山川社稷禴祀烝嘗爲禮至祓動輒三日齋七日戒而可以無夕不御女乎是齊高緯金海陵之所不爲而謂聖世有此制乎鄭玄釋經徃徃難信如此

### 廬有五義

說文廬寄舍也秋冬去春夏居蓋古者一夫五畝之宅二畝半在邑城中之奠居二畝半在田野外之寄居詩云中田有廬是也周官凡國十里有廬則賓客寄舍也三年之喪倚廬則門中之外室也北狄穹廬則逐水草無定居之氊室也考工記秦無廬謂矛戟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四

八

柄竹橫秘其音轉作廬而字作廬云

### 澤草芒種

周禮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注者不知其解王氏農書云卽江南之架田也架田一名葑田以木縛架爲曲田繫浮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葑卽菰根也根最繁而善糾結上着泥土刈去其蔓便可耕種江南淮南二處皆有之東坡請開杭之西湖狀謂水涸草生漸成葑田是也其田隨水上下西東故南方有盜田然王氏謂葑田卽周禮之澤草芒種未有據猶切疑之後讀郭璞江賦云播匪藝之芒種擬自然之嘉蔬賦

江而云芒種嘉蔬又曰匪藝又曰自然非葑田而何哉周禮之說因此可解而李善五臣注江賦亦未及葑田之事也遂詳著之滇南亦有葑田名曰海鐘

僕射

朱文公語錄引禮云僕人師扶左射人師扶右即周官太僕之職僕射之名蓋起于此以其朝夕近君後世承誤以為宰相之號據此則射字音赦不當作夜音也

左个

禮記月令明堂左个北史李謐傳左个即寢之房也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四

九

○按即今之捲蓬

玉者猶玉

大戴禮論夏商之季失政而未亡其辭曰疆婁未虧人氏未變鬼神未亡水土未氾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注糟以喻惡實以喻善玉以喻賢人言尚賢其賢血憂色也酒以喻樂言尚憂其可憂而樂其可樂意者政雖已失未至大亂孟子所謂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周禮疏云雖土崩而不瓦解雖板蕩而不瓜分亦是此意但大戴禮之文音之又奇必老子文墨之處士也

須臾

儀禮聘禮速賓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與寡君須臾焉注須臾言不敢久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漏故少頃之間皆稱須臾須待也左傳寡君須臾是也臾字从甲乙乙屈也如今人請客云恭候屈降之義今之所云俟屈古之所云須臾也解字必宜如此方暢本原

姑息

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注姑且也息休也其義殊晦按尸子云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四

十

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其義始明白合表出之

其日甲乙其日丙丁其日戊己其日庚辛其日

壬癸

禮月令春其日甲乙以日行東陸也夏其日丙丁以日行南陸也秋其日庚辛以日行西陸也冬其日壬癸以日行北陸也中央其日戊己以土旺四季之下弦日行黃道黃土屬也至夏季謂之正旺日行牽牛之所起牛亦屬土此其義也

條狼氏

劉歆逢王莽之惡欲以威劫羣臣遂僞作周禮



大夫曰鞭附於條狼氏夫刑不上大夫焉有周公制禮鞭撻大夫者乎此金元夷狄之所不爲而謂周公爲之乎歆其可勝誅乎

### 積竹

周禮注及以積竹八觚建于兵車說文秘櫝也毛詩竹柲考工記秦無廬史棘矜注皆以積竹釋之徐鉉說文注曰積竹謂削去白取其青處合之取其有力卽今之攢竹法也

### 屋誅

周禮秋官有屋誅之文鄭玄注曰夷三族也古者罪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四

七

人不孥豈有夷三族著之令典古者屋誅蓋漢人下蚕室之類耳鄭玄脅儒曲見誤天下而陷人主得罪名教大矣

### 姦色

禮注紅南方之姦色紫北方之姦色五方皆有姦色蓋正色之外雜互而成者曰姦色猶正聲之外繁手而淫者曰姦聲也姦色卽間色

### 淫筠

禮記言玉之德曰孚尹旁達古注孚尹者浮筠也言玉之澤如竹膜之膩如女膚之滑也與今注不同元

積出門行詠商人採玉事云求之果如言剖則浮筠  
賦駢騶千里變鴛鴦七十二浮筠用古注義也古注  
今廢不用故罕知之

人命鬼神以爲黔首則

禮祭統

黔首共飲食莫之

知也內經

李斯刻石頌秦曰黔首康定太史公因此語遂于秦  
紀謂秦更民曰黔首朱子註孟子亦曰周言黎民猶  
秦言黔首蓋因太史公之語也然祭統內經實先秦  
出黔首之稱古矣恐不自秦始也

狸首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四

十三

禮記天子之射以狸首爲節注狸首詩篇名其辭亡  
按大戴禮載其辭云今日太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  
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  
質參旣說執旌旣載于侯旣抗中獲旣置弓旣平張  
四侯旣良決拾有常旣順乃讓乃揖乃讓乃躋其堂  
乃節其行旣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  
旣獲卒莫若獲寧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汝  
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由此觀之狸首之詩元未  
亡也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邵淵曰用器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褻衣之爲便而衮冕之爲貴哀欲其速而申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不妄說人之謂或貴于多而大或貴于高而文庭實旅百之儀四海九州之薦此不辭費之謂舊說謂不費於言辭豈經旨乎或云說讀如檀弓稅人之稅慎曰顏路請車孔子不許不妄說人也舊館人喪孔子脫駟不辭費也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

三代有車馬無車騎吉行則六馬四馬師行則元戎小戎自晉公乘小駟始有騎至廢井田去車戰始有騎兵然則此制亦秦法也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四

十三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

吳幼清曰孟子言周公使管叔監殷書序亦言三監及淮夷叛說三監者或以爲武庚管叔蔡叔或以爲管叔蔡叔霍叔皆非也蓋武王分殷之故地爲邯鄲衛三國而使管叔蔡叔康叔君之管叔君邯蔡叔君鄲後因叛而廢其國惟康叔之衛獨存故書言王啓監周官言立其監皆謂諸侯之君非謂別以人而監侯國也

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身身僂焉如不終日

僂參差不齊之貌心無所檢束而紛離散亂遂至僂  
焉錯出外既散亂而不整內亦拘迫故如不終日也  
慎按僂焉如不終日卽孟子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  
鄉也僂焉日有孳孳可也僂焉如不終日不可也

水澤腹堅

月令十月令十一月候東風解凍

月令正月候

七十二侯終於水堅始於凍解皆水也一歲之運其  
可知也始於水終於水天地一元之運其可知也故  
曰水含太一之中精五行之始也浮天而載地

文王之爲世子

止

文王之爲世子也○教世子

止

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衛孔悝之鼎銘曰

揚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四

十四

此衛孔悝之鼎銘也○子貢見師乙而問焉

止

子貢問樂

古書傳例題標于篇首又結于篇終觀汲冢周書可  
見賈誼治安策陳三表五餌其序三表三端末皆綴  
以一表二字至韓退之柳宗元猶有此體六經中禮  
記爲多若文王世子篇首始曰文王之世子終之曰  
文王之爲世子也結之若曰文王之爲世子其事如  
上文所云也又始之教世子三字發其端終之曰養  
世子不可不慎也總其義也衛孔悝鼎銘及子貢問  
樂皆同此義宋儒不達妄爲之解石梁王氏云文王

爲世子也七字衍文教世子三字衍文金華邵氏云  
手舞足蹈樂之至于此有非歌之所能盡者矣故終  
之以子貢問樂其言似昧目而道黑白者異哉嗟乎  
不能達古文之文而能達古文之義者鮮矣是以貴  
屬辭也

荔挺出

月令

卷之四十四

鄭玄云荔挺馬薤也

此說非也

易通卦驗玄圖曰荔挺不

出則其國多火災說文曰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蔡  
邕高誘皆云荔以挺出然則鄭玄而以荔挺爲名者  
亦誤之甚矣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四

十五

不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

也高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

三年

焉使倍之焉使弗及倒字法也若後人則云使倍之

焉使弗及也焉左氏傳云魯故之以今人則云以魯

之故也此古今文體之殊

鍾馗卽終葵

考工記曰大圭首終葵注終葵椎也齊人名椎曰終

葵蓋言大圭之首似椎爾金石錄晉宋人名以終葵

爲名其後訛爲鍾馗俗畫一神像帖手門手執椎以

擊鬼好怪者便傳會說鍾馗能啖鬼畫士又作鍾馗

元允出遊圖又作鍾馗嫁妹圖訛之又訛矣文人又  
戲作鍾馗傳言鍾馗爲開元進士明皇夢見命工畫  
之尤爲無稽按孫逖張說文集有賜謝鍾馗畫表先  
於開元久矣亦如石敢當本急就章中虛擬人名本  
無其人也俗立石于門書泰山石敢當文人亦作石  
敢當傳皆虛辭戲說也昧者相傳久之便謂真有其  
人矣嗚呼不觀考工記不知鍾馗之訛不觀急就章  
不知石敢當之誕亦考古之一事也○蘇易簡作文  
房四譜云虢州歲貢鍾馗二十枚未知鍾馗得號之  
由也慎按硯以鍾馗名卽考工記終葵大圭之義蓋

硯形如大圭爾蘇公豈不讀考工記者蓋亦未之審  
思精考乎

水潦降不獻魚鼈

王克曰水潦降蛇蟲新化爲魚鼈故不獻

鴻鴈四候

月令鴻鴈有四候鴻鴈之鳥木落南翔冰泮北徂知  
時之鳥也然其行有先後八月鴻鴈來乃大鴈也鴈  
之父母九月鴻鴈來賓小鴈也鴈之子也十二月鴈  
北鄉亦大鴈鴈之父母正月候鴈北亦小鴈鴈之子  
也此說出晉于寶宋人述之以爲的論

伐蛟取鼉

月令伐蛟取鼉明龍不可觸蛟可伐也聖王之世禁  
蠅去天鳥大禹驅蛇龍周公驅虎豹犀象必自有法  
非以人命僥倖者後世若荆欽飛澹臺滅明周處斬  
蛇事皆見于史末世但謬爲大言崇尚虛文而許真  
君之事反取疑于拘拘者矣

蜃

雉入大水爲蜃蜃卽大蚌也墨子曰楚之明月生于  
蚌蜃是也其胎謂之珠胎淮南子所謂珠胎與月盈  
虧又曰月死而螺蚌焦是也又曰蚌聞雷聲則厥

音育書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四

十七

縮也又按兵書云東海出氣如鼈渭水出氣如蜃蜃形  
似蛇而大今寺門金剛風調雨潤手執劍者風也彈  
琵琶者調也執傘者雨也手中如蛇者蜃也則與蚌  
蜃字同物異

古樂今樂

淮南子曰雅頌之聲皆本于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  
親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管絃聞其音者不淫則悲  
淫則亂男女之別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  
王遷房陵思故鄉作爲山水之謳聞者莫不隕涕荆  
軻回刺秦王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聞者莫不瞑目

裂背髮植穿冠因以此聲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  
阮嗣宗論樂曰雅頌之音不講而妖淫之曲是尋故  
延年造新聲之歌而漢武思靡曼之色桓帝聞楚琴  
悽愴傷心倚房而悲慷慨長息曰善哉乎爲琴若此  
一而足矣順帝上恭陵過樊衢聞鳥鳴而悲泣下橫  
流曰善哉鳥聲使左右吟之曰使絲聲若是豈不樂  
哉是以悲爲樂者也故墨子之非樂也悲夫以哀爲  
樂者胡亥耽哀不變故願爲黔首李斯隨哀不返故  
思逐狡兔嗚呼君子可不鑒之哉按此所論甚正周  
子論今樂導欲增悲實本此言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四

八

陽樂陰樂

樂叶圖徵云日冬至成天文日夏至成地理作陰樂  
以成天文作陽樂以成地理陽樂黃鍾陰樂蕤賓也

五音

樂緯動聲儀曰宮爲君君者當寬大容衆故其聲弘  
以舒其和清以柔動脾也商爲臣臣者當發明君之  
號令其聲散以明其和溫以斷動肺也角爲民民者  
當約儉不奢僭差故其聲防以約其和清以靜動肝  
也徵爲事事者君子之功旣當急就之其事當久流  
亡故其聲貶以疾其和平以切動心也羽爲物物者



不齊委聚故其聲散以虛其和斷以散動腎也又曰  
宮唱而商和是謂善太平之樂角從宮是謂衰衰國  
之樂羽從宮往而不返是謂悲亡國之樂也應相生  
應卽爲和不相生應則爲亂也

五音解

宋白曰合口通音謂之宮其音雄雄洪洪然開口叱  
聲謂之商其音鏘鏘倉倉然張牙湧唇謂之角其音  
啞啞確確然齒合唇開謂之徵其音倚倚廐廐然齒  
開唇聚謂之羽其音詡詡吁吁然

鼓角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四

十九

鼓三百三十三槌爲一通鼓止角動吹十二聲爲一  
疊故唐詩有疊鼓鳴笳之句

出衛公兵法

角制

今制吹角以爲起於曹子建其說出於近世胡公儼  
集中然不知其所引何書也按杜氏通典文獻通考  
陳氏樂書引證極爲博洽且精詳但引晉大司馬桓  
溫屯中堂夜吹角爲司馬恬所彈又引陸機爲大都  
督聞衆軍警角謂孫極曰我聞此殊不如華亭鶴鳴  
衛公兵法吹角十二聲爲一疊並不及子建事三公  
博極羣書者豈有遺耶角事果始自子建何諸書不

言自胡公始發之耶恐出臆說未可據耳

師開師曠

師開鼓琴以東方西方之聲而知室之朝夕師曠吹律以南風北風之聲而知軍之勝敗藝之精也通乎天人今之藝師有此乎師開事見晏子問心無非樂也買人

京房沈重衍律

漢京房衍十二律為六十律有法減執始之名梁沈重又衍六十律為三百六十律有阿衡歸仁之目可謂續鳧之脰畫蛇之足二子以之

玄女兵法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四

二十

玄女兵法以授黃帝云制旌旗以象雲物鑄鉦鏡以擬電聲鞞鼓鼙以象雷霆鉦鏡今之銅鑼也

重又鼓刀中音

莊子說庖丁解牛處云奏刀騞然莫不中音中音者鼓刀之音節合拍也刀聲亦合樂府之板眼俗諺所謂打出个令兒來也乃知天地間物無非樂也買人之鐸諧黃鍾之律庖丁之刃中桑林之舞至於牧童之吹葉閨婦之鳴砧無不比於音者樂何曾亡也哉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或既

晉孟嘉論樂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或既故曰漸

近自然此語殊有鑒別古者登歌下管與清聲在上  
貴人聲也謂之登歌匏土在下謂之下管卽是此意  
晉人清曠高爽故其語意暗與古合

### 絲不如竹

馬融長笛賦云庖羲作琴神農造瑟女媧制簧暴辛  
爲埴重之和鍾叔之離磬或鑠金礪石華琬切錯丸  
槌彫琢刻鏤錯竿然後成器惟笛因其天姿不變其  
材蓋亦簡易之義賢人之業也晉人絲不如竹之說  
本此禮記曰登歌在上貴人聲也竹不如肉之聲本  
此然古人文字數十言不盡而晉人以八字盡之宜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四

三十一

爲知言稱賞也

### 回颿槳

語林云王敦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  
俄而一槳小異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時王應侍側  
曰不然此是回颿槳使視之云船入峽口應知鼓又  
善于敬也予舊有江行詩云回颿移鼓棹策杖送拏  
音蓋用此事下句用莊子漁父事

### 鍾鼓鈴筴

事大而急者用鍾鼓小而緩者用鈴筴筴與笛同按  
穆天子傳注筴戟吏所吹亦猶急就章注云漢時亭

夔州府近掘地得一鍾形如厚斗匾而長一面凸爲  
十八乳一陰一陽總爲九乳古詩春鍾九乳鳴疑此  
鍾應春宮律也一面古篆七十餘字人不能識惟夔  
字可辯水經注云夔鄉觀此可信云不若樂尚于梁  
戰國策澠池之會蘭相如請秦王奏盆匏李斯上書  
擊甕叩匏蓋不獨汲水且以爲樂矣唐人之擊甕今  
之水盞本此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四

三

方響

司空圖詩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方響今世多不  
識李允方響歌十六葉中浸素光寒玲震月雜佩璫  
樂書云梁有銅磬蓋今方響之類也方響以鐵爲之  
脩八寸廣三寸圓上方下架如磬而不設業倚于架  
上以代鍾磬人間所用纔三四寸後周正樂載西涼  
清樂方響架十枚具黃鍾大呂均聲

空侯

空侯樂書云師延爲空國之侯所製其字正當作空  
侯今作箜篌加竹贅矣其器絲木二物與竹了無相

干也大樂部空侯二十三絃在樂器中最大且高凡  
琴瑟箏箏琵琶阮咸之屬皆絲木相去僅未寸許惟  
空侯絲與木相去遠聲自空出空侯之名或因此侯  
如漢大風歌三侯之侯亦一說也沈約宋書控振官  
引第一商引第二以空侯爲控振足知其說矣

### 擊缶

古者西戎用缶以爲樂卽古之土音也黨項國亦擊  
缶焉然則缶本中國之樂夷人竊而用之耳李斯曰  
擊瓮叩缶真秦之聲澠池之會闡相如請秦王擊缶  
淮南子云君子有酒小人鼓缶是其證也後世水盞  
之樂亦原于擊缶焉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四

三十三

樂律五音之外有二變聲曰變宮變徵史謂之閏宮  
閏徵閏卽變也以爲樂哨古之士音也

### 淫聲

論語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于平曰淫水雨過  
于節曰淫雨聲濫于樂曰淫聲一也鄭聲淫者鄭國  
作樂之聲過于淫非謂鄭詩皆淫也後世失之解鄭  
風皆爲淫詩謬矣樂記曰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  
作而民淫亂狄與逃同逃成言樂之一終甚長淫泆

之意也逃成者若古之曼聲後世之花字今俗所謂  
勞病腔之類耳

考工記善坊者水淫左傳  
星在歲紀而淫于玄枵

### 蘆笙

宋乾德中祥猗入貢召見詢問地里風俗令作本國  
歌舞一人吹瓢笙名曰水曲卽今蘆笙也予在大理  
見之嘗作蘆笙吟五解其辭云蘆笙吟蘆笙吟可憐  
一寸匏能括四海音亂蘆笙吟蘆笙吟可憐一節蘆  
能通四海心亂昔我聞蘆笙乃在盤江河河邊跳月  
歌令人玄鬢皤亂今我聞蘆笙乃在關南橋短歌和  
長謠從夕至清朝亂悲亦不在聲歡亦不在聲昔聲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四

二十四

與今聲不是兩蘆笙

亂

清溪五曲

琴厝云琴曲有蔡氏五弄遊春淥水幽居坐愁秋思  
並宮調也蔡氏雅好琴道嘉平初入清溪訪鬼谷先  
生所居山有五曲一曲製一美山之東曲常有仙人  
遊故作遊春弄南曲有澗冬夏常淥故作淥水弄中  
曲卽鬼谷子所居深邃岑寂故作幽居弄北曲高巖  
猿鳥所集故作愁坐弄西曲灌木吟秋故作秋思弄  
曲成出示馬融甚異之

廣陵散

散乃琴曲名如操弄序引之類故潘岳笙賦云輟珠  
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應璩與劉劭書曰聽廣陵  
之清散散平聲在寒字韻元禎詩酒戶年年減山行  
漸漸難欲終心懶慢轉覺興闌散是也

彈音但見孟郊詩注

### 鳳臺鋪

唐學士元庭堅左遷遂州參軍讀書郊居忽見有人  
身而鳥首來造者曰吾衆鳥之主也聞君好音律故  
來見君因留數朝教以音律清濁庭堅遂著韻英今  
遂寧鳳臺鋪其遺跡也

### 三絃所始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

五

今之三絃始于元時小山詞云三絃玉指雙鉤草字  
題贈玉娥兒

來見繫爪義甲

妓女以鹿角琢爲爪以彈箏曰繫爪梁簡文帝詩停  
絃時繫爪息吹治唇朱又曰義甲唐劉言史詩送却  
玻瓈義甲聲

神女樂本於巫覡

女樂之興本由巫覡周禮所謂以神任者在男曰巫  
在女曰覡巫覡在上古已有之汲冢周書所謂神巫  
用國觀楚辭九歌所言巫以歌舞悅神其衣被情態

與今倡優何異尹書云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巫山神女之事流傳至今蓋有以也晉夏統傳女巫章丹陳珠二人金有國色裝服雅麗歌舞輕徊其解佩褊紳不待低帷昵枕矣其惑人又豈下於陽阿北里哉

段善本琵琶

唐貞元中長安大旱詔移兩地祈雨街東有康崑崙琵琶號爲第一手謂街西必無已敵也遂登樓彈一曲新翻調綠腰街西亦建一樓東市大誚之及崑崙度曲西樓出一女郎抱樂器亦彈此曲移在楓香調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四

二十六

中妙絕入神崑崙崙驚駭請以爲師女郎遂更衣出乃裝嚴寺段師善本也翌日德宗召之加獎異帝乃令崑崙彈一曲段師曰本領何雜蕪帶邪聲崑崙驚曰段師神人也德宗令授崑崙段師奏曰且請崑崙不近樂器十數年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窮段師之藝

宋神宗元豐中楊傑詳定大樂傑欲銷王朴舊鍾意

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鍾可校詔不得銷毀後輔臣按試傑乃陳朴鍾已弊者一縣樂工不平夜易之而



傑不知明日輔臣至傑厲聲云朴鍾甚不叶使樂工  
叩之韻更佳傑大沮按宋樂至此屢變景祐之樂李  
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濁私賂鑄工使減銅劑而  
聲稍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楊傑主之欲  
廢舊鍾樂工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崇寧之樂魏漢  
主之欲請帝中指寸爲律徑圍爲容盛制噐不成劑  
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本說而漢津亦  
不知是樂名雖曰變而實未嘗變也訂正雖詳而鏗  
鏘不成韻辯析雖可聽而考擊不成聲旣私爲工師  
所易而情不復覺則三人者亦豈真爲審音知律之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四

三十一

士其暗悟神解豈足以不苟焉阮咸萬寶常信都房  
之萬一哉愚謂宋人多言而妬前倔強而無本類如  
此其說理也解經也論文也評詩也一一皆然不獨  
樂律而已

樂工

北齊後主高緯耽愛音樂樂工曹妙達安馬駒皆封  
王開府隋煬帝時樂工白明達亦貴顯與北齊同唐  
高祖以舞胡安比奴爲散騎侍郎李綱諫不從至五  
代後唐敬新磨郭門高之輩流弊極矣元制樂工爲  
雲韶大夫職四品品在儒之上夷狄無足道也

終

